修辭學領域的拓開

介評「學辭修」著萱慶黃

王熙元

修辭學在我國成爲一門完全獨立的學問，雖然是晚近數十年間的事，但早在兩千五百多年前，古人就已重視修辭，如周易乾卦文言載孔子所說：「修辭立其誠」，便以誠意爲修辭的原則。論語憲問篇記孔子談到鄭國政府的辭命，要經過四位大臣由草創、討論、修飾、潤色的次第，才完全定稿，這就是古人修辭的事實與過程。孔子所修的「春秋」一書，就是修辭最好的典範，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：「至於爲春秋，筆則筆，削則削，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。」由此可見其精微之一斑。

晉人陸機著「文賦」，齊、梁間人劉勰著「文心雕龍」，內容多講文學的修辭；宋陳騤著「文則」，李耆卿著「文章精義」，更是專講修辭的書；但都不以修辭爲名，而只當文章法則看待。直到清朝，劉大櫆著「論文偶記」，王闓運著「湘綺樓論文」，仍舊是這樣的觀點。清末，文法學逐漸興起，又將修辭的事歸於文法，如馬建忠的「馬氏文通」，其中大半與修辭有關，可見當時人對文法與修辭的觀念，往往混淆不清。以上這些現象，都是修辭學在我國遲遲未能發展成一門獨立學問的因素。

我國人將修辭學當做一種專門而自成系統的學問來看待，這觀念是由西方傳入日本、再由日本傳入我國的。近數十年來，對修辭學曾作專門研究的學者，如楊樹達、陳望道、陳介白等，雖然都各有可觀的創獲，但畢竟成果未臻精熟，他們的著作，或觀念不夠清晰，或取材偏頗狹隘，或缺乏理論的貫串，或限於文辭而不談語辭，因而總令人感到是這門學術的一些缺憾。

最近，讀到黃慶萱先生的新著「修辭學」（三民書局出版），可說完全彌補了這些缺憾，而且有不少超越前人的優點，更有他自己獨特的風格，這正是古人所謂「前修未密，後出轉精。」隨着時代的演進與學術的發展，這樣長足的進步，是一樁十分可喜的事情。

黃著「修辭學」最大的特色與貢獻，就是將修學辭的領域作了大幅度的開拓。過去一般講修辭學的人，大多將修辭的對象局限於文辭，而忽略了語辭的修飾。著者在書的「前言」中，從中西修辭歷史上考察，發現古代所謂辭，多指語辭；而修辭大抵指語辭的修飾，後世才逐漸以文辭取代語辭；且語辭與文辭都是表達情意的媒介，自然不容偏廢。因此，著者在全書中所舉的修辭例，卽包括文辭與語辭兩大範疇。比較來說，當然文辭多於語辭；且如論語、左傳、戰國策、世說新語諸書中的對話，在當時固然是語辭，但一旦用文字紀錄下來，又成爲文辭，所以二者有時是不易截然劃分的。

書中所收錄的例句，不但取材豐富，而且方面極廣，這也是開拓修辭學領域的一端。其中最早的材料要算殷墟卜辭了，至於歷代學術名著，包括儒家的經典、先秦諸子，及後世的史學名著等，都是取材的對象；尤以文學作品所佔的比例最大，因爲文學家最講究修辭的技巧，所以文學作品最能以修辭見長。遠自屈原的離騷起，凡歷代傳誦不絕的名文，或一向膾炙人口的詩詞、深受歡迎的戲曲、流傳不衰的小說，都採取了很多例句，讀來令人感到分外親切。

著者援引古代作品的辭句爲例，只用來說明原理，或提示原則，正式舉例部分，全部採擷現代文學作品中的精粹語句。其中有的採自學者如蔡元培、梁啓超、胡適、林語堂等的文學論著；有的採自新詩人如徐志摩、楊喚、覃子豪等的詩篇；有的採自小說家如謝冰瑩、張愛玲、司馬中原、於梨華等的小說創作；有的採自散文家如朱自清、劉大白、梁實秋、陳之藩、張秀亞等的散文作品；從五四時期，經三十年代文壇，到近年新起的作家羣，幾乎大多被網羅，所以例證很具有代表性。

由著者所引據的淵博情形看來，眞是上下古今，幾千年的名作都各有採獲，其取材之豐富與廣泛，可想而

知。且不但從我國學術名著及文學作品中取例，更擴及西洋文學名著，最早的有西元前九世紀希臘詩人荷馬的史詩奧狄賽，下及莎士比亞的戲劇羅蜜歐與朱麗葉、大仲馬的小說基度山恩仇記、雨果的悲慘世界、屠格涅夫的羅亭、漢明威的老人與海、史坦貝克的逃亡等。不過比較起來，著者引述西洋作品比本國少得多。

著者雖然將注意的焦點置於現代中國文學作品，但仍兼取中國古典文學，是因爲古典文學作品能告訴我們文學修辭的源流發展，其中包括多采多姿、變化無窮的文辭，可說是取之不盡、用之不竭的文學資源，也是中國現代文學花果的根。中國之外，又兼取外國文學，是因爲外國文學作品能提供我們文學修飾的比較材料，所謂「他山之石，可以攻錯」，因而取爲本國文學修辭的借鏡。

著者從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中，覓取修辭的實例，然後分析比較，目的在使修辭學有更多更大的實用價值，因而大大地開拓了修辭學的領域。不僅如此，他更從社會各階層人士的談話中，以及各種文辭或語辭的媒介中找材料。其中有宗教經典，有成語、口語、方言、俗諺、謎語、歇後語、標語、聯語；甚至還有報紙社論、專欄、新聞標題、電影片名及人物塑造，電視劇的對白、電視廣告、民謠、流行歌曲，乃至飯店店員的吆喝，課堂師生的對話等，眞是包羅萬象，極盡廣搜博取之能事，足見著者平時卽留意取材，其用心之細密，接觸面之廣大，令人佩服。至此修辭學的領域遂拓展於無限，舉凡人類生活天地中耳目之所聞所見，莫非可採取、可分析的資料；可見修辭現象之普遍，的確是無往不在、無處不用的。

著者在書中不但從各種修辭的現象與事實，詳盡舉例，細密分析，而且貫串了古今中外與修辭學相關的學理脈絡，如邏輯學、心理學、語言學、文學批評、實驗美學、哲學等，都是他研究修辭學的學理支柱，因而將修辭學在學理方面的領域大大地開拓，使修辭學有更廣更深的理論基礎。著者每講一種辭格，必闡述其理論依據，古今中外各種相關的理論性著作，常被引用的，本國如劉勰的文心雕龍，嚴羽的滄浪詩話，王國維的人間詞話，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，姚一葦的藝術的奧秘等；外國如亞里士多德的詩學，遍照金剛的文鏡秘府論，斯賓塞的第一原理，佛洛依德的潛意識，桑塔耶那的美感等；且都能與所舉修辭實例融成一片，顯得自然而調和。

在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中，社會各階層人士的談話中，及各種文辭或語辭的媒介中，著者覓取了近萬條修辭實例，經過精密的分析比較，然後歸納而得三十種修辭的方式。這三十種修辭的方式，有的屬於表意方法的調整，如感歎、設問、摹寫、仿擬、引用、藏詞、飛白、析字、轉品、婉曲、夸飾、譬喻、借代、轉化、映襯、雙關、倒反、象徵、示現、呼告；有的屬於優美形式的設計，如類疊、鑲嵌、對偶、排比、層遞、頂眞、回文、錯綜、倒裝、跳脫。這些辭格的名稱，大部份承用舊名，少數則有所修正，如「摹寫」，在陳望道的「修辭學發凡」裏稱爲「摹狀」；又「轉化」約相當於陳氏的「比擬」；「夸飾」約相當於陳氏的「舖張」與「諱飾」；而「類疊」則大致與陳氏的「反復」與「複疊」相合。以往有些修辭學的著作，對辭格的分析，往往分得太瑣碎，有時不免含糊籠統，而黃著「修辭學」所分，則十分精當而明確。

全書體例，簡潔明晰，除「前言」部份，分述什麼叫作修辭學？爲什麼要學修辭學？怎樣學修辭學三個問題，足可予讀者明確的認識外，接着就按三十種修辭方式分章。每講一種辭格，必分概說、舉例及原則三個層次，作詳盡清楚的㈠析與解說，從理論的依據、歷史的源流，講到事實的呈現、原則的運用，眞是有本有末，很能使讀者深得融會貫通、渙然氷釋的樂趣；而且條理井然，文筆流暢，有時充滿趣味，可讀性很高，不像一般學術著作的枯燥乏味。最令人激賞的，就是著者彌綸全書的一種融通的治學精神，如修辭的媒介方面，融通了文辭與語辭；在修辭的理論方面，則融通了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、中國文學與西洋文學，更融通了書本與生活。

文字之外，在類疊、對偶、層遞、頂眞、回文、錯綜、跳脫諸章中，還有圖片十九幅，配合理論，有相得益彰之妙。其中有的是中西繪畫上的名作，如在「頂眞」一章中，以波霞（Boucher 1703-1770）的「月神之浴」（The Bath of Diana），說明美學上「統調」之柔美；以畢卡索（Picasso 1881-1974）「的酗酒者」（Absinthe Drinker），顯示一片沮喪憂鬱的氣氛；在「跳脫」一章中，以清王翬的「夏麓晴雲」圖，表示畫面空白處有許多不畫的雲，以見無畫處亦是畫；又以現代英國女畫家普利基•賴利（Bridget Riley

）利用線條圖形的變化所作的畫面，表現出振動感及色彩感；都予人鮮明的印象。

總結來說，黃著「修辭學」可說是近代第一部以當代文學爲主體、並上徵古代修辭的源流、旁取外國作品爲借鏡、文學意味濃厚的學術著作；且融通了理論與實際，大大地開拓了修辭學的領域，將是修辭學研究上重要的里程碑。

最後，想提出個人的一些淺見。首先想到的是：著者所歸納出的三十種辭格，是否足以概括所有重要的修辭現象？像「一庭疏雨濕黃昏」、「一庭疏雨濕春愁」這類「無理而妙」的修辭技巧，應該屬於什麼辭格？過去的修辭學家或以爲「比擬」，或與「譬喻」相混淆，似乎未曾有明確的界說。事實上這種情境在中國詩詞中常見，如李後主相見歡句：「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。」周邦彥瑣窗寒句：「桐花半畝，靜鎖一庭愁雨。」李清照武陵春句：「只恐雙溪舴艋舟，載不動許多愁。」都是這一類，依著者的修辭例，好像應屬「轉化」中的「擬虛爲實」，不知是否可以另立一種新的辭格？

又夸飾格中，著者以爲夸飾的對象，有空間的、時間的、物象的、人情的種種。像南唐中主浣溪沙句：「沈郎多病不勝衣」，形容自己如沈約一般，因多病而憔悴得穿不起衣服；又如兩般秋雨庵隨筆所載某公子詩：「比來一病輕於燕，扶上雕鞍馬不知」，則形容病瘦而體輕於燕，甚至騎上馬背時，連馬都不曾知覺；這兩個例子，似乎應屬夸飾，但是否可說是人情的夸飾？或者增列感覺的夸飾？因前者感覺衣服重，後者感覺人體輕。又「夸飾」二字，本爲文心雕龍一書的篇名，雖是現成的詞語，但「夸」字如今已不用，何不改用「誇」字？似乎更適合現代人用字的習慣。

另外筆者還聯想起：像「轉化」中的擬物爲人，在舊小說如西遊記、聊齋誌異中，西洋作品如伊索寓言、安徒生童話中，幾乎俯拾即是，有極豐富的實例，而著者鮮見列舉。又如「類疊」的例子，在清人張潮的「幽夢影」一書中，很多這一型的警句，像「花不可以無蝶，山不可以無泉，石不可以無苔，水不可以無藻，喬木不可以無蘼蕪，人不可以無癖。」「物之能感人者，在天莫如月，在樂莫如琴，在動物莫如鵑，在植物莫如柳」

洪建全視聽圖書館

八月十五日開放（臺北市南京東路三段96號三樓）

歡迎索閱（免費贈閱一年）

國際視聽月刊

——報紙型

七月下旬創刊，四開一大張

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印行

等，都很有情趣，很有韻味，如能多採以爲例句，則大可提高讀者欣賞的興趣。再如「倒裝」例，像李後主子夜歌上片：「人生愁恨何能免？銷魂獨我情何限！故國夢重歸，覺來雙淚垂。」句句倒裝，是一串很好的例子。「鑲嵌」例如「春遊青草地，夏賞綠荷池，秋飲黃花酒，冬吟白雪詩。」四句中各嵌春夏秋冬四季與青綠黃白四色，也別饒意味。當然這類例子是不勝枚舉的；但好例不可多得。拙意以爲文學趣味較濃的例不妨多舉，因可增加欣賞時的美感與情趣；反之，較缺乏文學趣味的例則可不必多舉，因爲修辭學畢竟是一門偏於文學性的學問，需要靠文學的實例去充實它的內容。以上這些粗淺的意見，或許也可聊助一思吧！